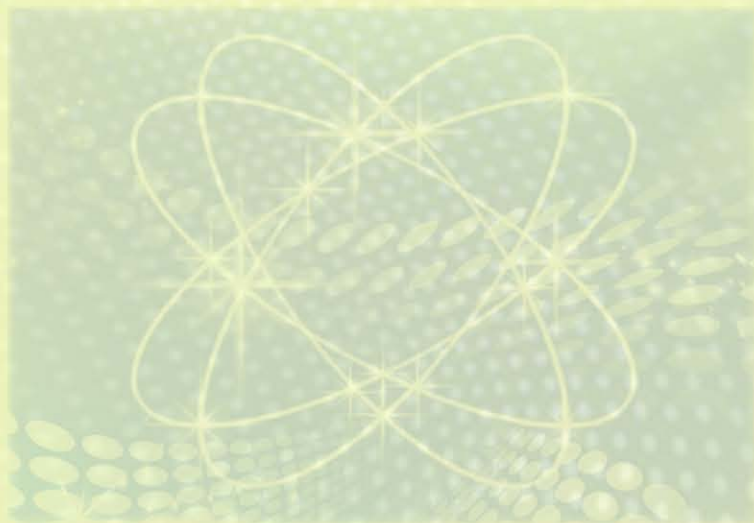


《未来诗歌》译介与研究

曾昂、马颖、刘念、陈丽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未来诗歌》译介与研究

曾昂、马颖、刘念、陈丽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前言

在网络已覆盖了整个地球的时代，我们常听到有人会提及“信息高速公路”“媒体时代”“新媒体时代”“E时代”“微时代”等诸如此类的名词。这些术语背后是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们越来越便捷地获取越来越多的信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互动方式在日新月异地发生着变化，手机、电子邮箱、QQ、脸书、博客、微博、微信等各类交流工具快速闯入我们的生活。博客才时髦没多久，微博就闪亮登场。微博还没风靡多久，微信又出现了。好像，有了这些交流媒介，人与人之间真的可以亲密无间了。

稍稍留意就会发现，人类彼此的信任与爱护并未有明显的改善。相反，各种网络犯罪以及只有信息时代才会出现的社会问题充斥在我们的生活现实之中。自从棱镜计划（PRISM）进入普通大众的关注视野，大众对信息时代的个人隐私的现实情况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棱镜计划是一项由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实施的绝密电子监听计划，该计划的正式名称为“US-984XN”。前中情局（CIA）职员爱德华·斯诺登于2013年6月曝光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棱镜”项目。该项目为秘密项目，内容是要求电信巨头威瑞森公司每天都必须上交数百万用户的通话记录。6月6日，美国《华盛顿邮报》披露说，在过去6年间，美国国家安全局与联邦调查局通过进入微软、谷歌、苹果、雅虎等几大网络巨头的服务器，从而监控美国公民的电子邮件、聊天记录、视频及照片等秘密资料。世界舆论随之哗然，全世界的人们特别是美国国民反映强烈，对个人隐私被侵犯的程度感到十分震惊。监控行为虽是美国政府所为，但政府还是由人来运作的，事件本身凸显的却是人与人之间信任并未如我们想象的那样，信任缺失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

人与人之间如此，各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在当代很频繁，但交往真的很深吗？彼此之间真的了解很多吗？作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的一名博士，愿意在这里提供一些涉及研究主题的学术信息，供大家自行判断。

尹锡南先生主要研究印度文学与比较文学，先后出版了专著《世界文明视野中的泰戈尔》《发现泰戈尔》《英国文学中的印度》《梵语诗学与西方诗学比较

研究》《印度比较文学发展史》等著作。他的《印度比较文学发展史·后记》提供了以下信息：尹先生于1995年赴印度搜索有关印度文学发展史的相关资料。在他访问位于印度加尔各答的贾达瓦普尔大学比较文学系退休教授、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前副会长阿米亚·德维(Amiya Dev)先生时，德维先生告诉他，在尹先生到访之前，中国学者中只有华裔学者欧阳桢曾访问过该系。而且，尹先生当问德维先生，贾达瓦普尔大学比较文学系是否与北京大学等中国高校有过什么学术合作项目时，他非常干脆地回答：“没有。我们没有兴趣，你们也没有兴趣。”这时，作为第二位访问该系的中国学者，尹先生说：“刹那间，我体验到一种被子弹击中的晕眩！德维先生以为我不堪加尔各答的炎热，他怎会知道我心中的万千感慨！到了这时我才隐约明白，为什么苏拉特的德赛先生对我以中国学者的比较文学观念看待印度学者苦心经营多少年的‘比较印度文学’感到不舒服？为什么矗立在约拿桑哥的泰戈尔纪念馆二楼的墙上张贴着泰戈尔与西方及日本友人亲切合影的照片，而他访问中国时与徐志摩、林徽因等人的合影却难觅踪影，只以泰戈尔与随行人员到达中国时的合影作为泰戈尔与中国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虽然有所开悟，但尹先生还是有不解，自言：“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以佛教文化紧密联系过的伟大国家和历史伴侣，竟然会在心灵方面隔着如此难以跨越的‘喜马拉雅鸿沟’，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想起那么多的印度老师和朋友对我一年的教诲、照顾和支持，钦羡于梵语文化为代表的印度文化的迷人魅力，想起中印近代以来跌宕起伏的政治互动和目前雷声大雨点小的文化互动……”

比较文学以其开阔的胸襟著称于世，该学科自诞生那一天起，就主动担负起推动世界各文明之间互相交流与了解的重任。但在具体实践中，上面这些信息告诉我们，整体而论，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印比较文学学者对互相了解对方文化、加强合作方面，可以文中的一句话概括：“我们没有兴趣，你们也没有兴趣。”在尹先生看来，中印近代的文化互动并未走向深入，“雷声大雨点小”是我们彼此文化交流的现实写照。

笔者以为，文明的互相交流与碰撞，可以有多种形式。翻阅历史就晓得，战争、贸易、移民等都曾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学者的跨文明学术研究，则可以把相关交流成果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学者本身的民族文化立场，可以实现不同文明的二次碰撞，进一步促进本民族文化的更

新与发展，从而也就强化了交流成果。而在文明交流不太频繁的时候，学者扮演的是搬运工和报春鸟的角色。有了他们不断地奔走呼喊，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深度的文明交流。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在中印文化交流尚待深入的时代大背景下，笔者选择了印度的室利·奥罗宾多·高斯（Sri Aurobindo Ghose 1872 - 1950）的英文文论专著《未来诗歌》作为研究对象。

奥罗宾多是 20 世纪印度著名的哲学家、瑜伽大师，也被认为是著名的民族主义者与诗人。他是印度“三圣”之一，以“圣哲”身份与甘地、泰戈尔构成了现代印度的三根文明基柱。作为他的哲学体系的一个分支，对《未来诗歌》做一个个案研究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截至目前，国内只有个别学者对这本书有过粗浅的介绍，尚未发现有国内学者翻译《未来诗歌》，也未见以其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出现，所以，它山之石，或可攻玉，天竺智慧之光，或可照耀震旦今日之路。

文明总有相通之时，诗语总有和谐之处。此时此刻，我们在现实困境之中，心怀希望——诗境悠长，心境悠长，实境或会水落石出。

曾 昂

2014 年 9 月 5 日于川大北园寒舍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咒语	16
第一节 前奏	16
第二节 咒语	28
第二章 诗歌的本质	34
第一节 关于诗歌本质的两种错误认识	34
第二节 诗歌的本质	48
第三章 节律与诗歌风格	62
第一节 节律与诗歌活动	62
第二节 诗歌风格与内容	81
第四章 诗歌幻象与咒语·诗歌的民族演化	110
第一节 诗歌幻象与咒语	110
第二节 诗歌的民族演化	122
第五章 英国诗歌与《未来诗歌》·他山之石	127
第一节 作为注脚的英国诗歌	128
第二节 借鉴意义	132
附录·部分译文	139
参考文献	178

绪 论

室利·奥罗宾多·高斯（Sri Aurobindo Ghose 1872 - 1950）是 20 世纪印度著名的哲学家、瑜伽大师，同时也是著名的民族主义者与诗人。他有“圣哲”的美誉，与“圣雄”甘地、“圣诗”泰戈尔三足鼎立，并称印度“三圣”。^①

奥罗宾多生在印度民族运动蓬勃发展的年代，青年时代受时代氛围影响，主张通过民族主义革命这种暴力手段实现独立，并身体力行，担任民族主义革命领袖。后来他却出人意料地倡导包容并进，放弃暴力革命主张，提出人类向精神进化的观点，他自身竟成了神秘主义瑜伽大师。他一生著作颇丰。《奥罗宾多百年诞辰文库》30 卷已在印度出版。它包括奥罗宾多的全部著作及其生前手稿。

他的宗教哲学和瑜伽思想在其晚年及逝世后跨越了国界。“到 20 世纪下半叶，奥罗宾多的思想已传播到世界各地，影响巨大。一方面，奥罗宾多所宣扬的人与人和睦相处以实现大同社会的理想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甚至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赞同和支持；另一方面，奥罗宾多的整体瑜伽和精神进化思想在一定范围内，尤其在美国激起了比较强烈的反响，比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产生于美国的新纪元（*New Age*）运动就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其思想的影响。”^②“现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和新求兹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德国的哥廷根大学，以及意大利、荷兰、瑞士的一些大学皆开设了奥罗宾多哲学的课程，并举办了奥罗宾多‘整体吠檀多论’的研究生讲习班。除北美、西欧外，非洲的赞比亚，拉丁美洲的墨西哥也相继建立了奥罗宾多学说研究会……奥罗宾多的著作已翻译成十几种文字在世界广为流传。”^③

本著作把《未来诗歌》（*The Future Poetry*）这部诗歌理论著作作为译介与研究对象。除印度本国之外，奥罗宾多的宗教哲学与瑜伽思想为世人所重视，他的诗歌理论著作一定程度上没被充分重视；世人看中他的长篇史诗《莎维德丽》（*Savitri*）等诗歌作品，想了解他诗歌主张的呼声并不大。《未来诗歌》的主

① 朱明忠.奥罗宾多·高士（M）.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4:前言：1.

② 李伟.奥罗宾多整体瑜伽思想评介（D）.中国知网 <http://www.cnki.net>.

③ 朱明忠.奥罗宾多的学术贡献及其影响（J）.南亚研究,1994（2）:22—23.

要市场目前主要还是在印度国内。《未来诗歌》最初是发表在奥罗宾多自己于1914年8月创办的月刊《雅利安》杂志上。这是一部关于诗歌、艺术和生命的著作。奥罗宾多的大部分著作都发表在这个刊物上。他有个习惯，就是几部著作同时写，每一期月刊常常会刊发几部书的若干章节。《未来诗歌》也是这样完成的：初期的《未来诗歌》共分三十二章，在《雅利安》杂志上发表时段为1917年12月至1920年7月。奥罗宾多曾经两次修改《未来诗歌》。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晚期或三十年代早期，他修改了前十七章；到五十年代时他口述了对包括以前修改过的十三章共计二十章内容的修改，并增加了内容。在奥罗宾多的有生之年，这本书的修改工作一直没有完成，并且也没有以书的形式出版。1953年，《未来诗歌》以书的形式出版，但对奥罗宾多修改的内容只采用了两段。后来，又再版了三次，他生前改后的内容也被逐渐编进本书。第三次再版于1997年，2000年第二次印刷，出版社是奥罗宾多修道院，此时的《未来诗歌》“增加了1942年奥罗宾多写的关于诗歌格律的长篇论文及其例诗，但却删除了奥罗宾多关于文艺的通信”。^①

《未来诗歌》的主要有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涉及奥罗宾多关于诗歌的一些观点和诗歌概念，讨论了从乔叟到现代的一些英国诗人，借此阐述自己的诗歌主张。第二部分是对他的相关诗歌概念的进一步阐释和补充，这些概念多在第一部分前六章所提及。这部著作的主要贡献或者说理论亮点主要在于以他的精神进化论为基础，奥罗宾多提出诗歌的创造者和欣赏者不是耳朵、人的头脑等等，而是灵魂，诗歌就是要展示自灵魂生发出来的“幻象”。这种幻象并非我们所理解的“幻象”，在奥罗宾多这里，幻象是最高的真实。关于这些将在本论文中进行详细论述。

有人说，“奥罗宾多的‘未来诗歌’主要指诗歌而非其他文学体裁，但是，他在论述诗歌理论时也不时涉及戏剧、小说或散文等体裁。受精神进化论的影响，奥罗宾多明确表示：‘像人体一部分一样，诗歌也在进化（evolve）之中。’他还认为，‘诗歌的进步’（the progress of poetry）是‘人类文化心灵进步的一个标志’。‘进化’与‘进步’等词语影射了奥罗宾多的‘诗歌进化论’亦即文学

① 尹锡南.印度比较文学发展史（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11:104.

进化论”。^①这一论断有模糊之处。首先，奥罗宾多所言的“未来诗歌”并非我们常言的“诗歌”，而是一种“大诗歌”观念。不过，大诗歌不是无所不包。作者在第一部分的第二章特意区分了散文与其所言的诗歌的区别，集中论述二者区别的一段文字翻译如下：

散文的语言比日常语言更有力量，但它不同于诗歌，在于它不把这种尝试更向前推进一步。因为它把自己的基础建立在语言的知识价值之上。它使用了日常谈话所忽略的语言节奏，以使语言活动达到一般的流畅和谐为努力目标。它寻求把词汇联系在一起，给人以合意明快的印象，以此悦智明神。它比日常谈话更关注语言表达的准确、微妙、灵活、快意怡神这些方面。语言表达的充分到位是其关注的第一焦点。在这个目标之外，可能借助各种语言表达技巧，借助多种修辞手段来增强其意欲强调的内容的力度，最终使语言表达更有力、更有效。超越这第一目标范围，超越这合理的或强有力的但常常是有限的手段之外，散文也允许用有力的节奏来更直接、更强烈地激发情感，唤起更鲜活有力的审美意识。散文甚至会自由又充分地使用形象，以至于从外观上看接近作诗的方法——但是散文使用这些手段只是为了装饰，就像使用首饰一样。或者因为它们能富有成效地给予散文所描述的事物或界定的思想较为强烈的想象画面——但是散文使用形象并非为了更深层的更充满生气的幻象，这种幻象却是诗人孜孜以求的。散文总是紧盯着它的倾听者和法官——人类的智慧不放，被借用的其他力量也只是作为获取赞成票的重要助手。推理(reason)与情趣(taste)是智慧的两种力量：虽然对于诗人来说，这两种力量仅仅是他们的小神，却被散文家奉为上帝。^②

奥罗宾多在这里已经明确把他所认知的散文以及他所定义的诗歌区分开来。“散文总是紧盯着它的倾听者和法官——人类的智慧不放，被借用的其他力量也只是作为获取赞成票的重要助手。推理(reason)与情趣(taste)是智慧的两种力量：虽然对于诗人来说，这两种力量仅仅是他们的小神，却被散文家奉

① 尹锡南.印度比较文学发展史(M). 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2011:105.

② Sri Aurobindo.:*The Future Poetry* (M). Pondicherry: Sri Aurobindo Ashram ,2000:16.

为上帝”阐释最明白不过，散文与诗歌之间泾渭分明。“奥罗宾多的‘未来诗歌’主要指诗歌而非其他文学体裁，但是，他在论述诗歌理论时也不时涉及戏剧、小说或散文等体裁”，“‘进化’与‘进步’等词语影射了奥罗宾多的‘诗歌进化论’亦即文学进化论”，^①这种表述就没有把奥罗宾多所理解的“诗歌”说清楚。既然“诗歌进化论”亦即“文学进化论”，那么，“诗歌”就是指“文学”，但仅以所举文段为例，奥罗宾多已言明“诗歌”不是“散文”。其次，把“散文”与“戏剧”并列也有问题。虽然奥罗宾多在论述中确实涉及“散文”与“戏剧”，但并非与把散文排斥在“诗歌”之外一样，在奥罗宾多这里，“戏剧”与“诗歌”是有一定的重合的。笔者译出的以下文段可资为证：

最伟大的诗人总是这样的人，他们具备这样的根本素养：他（她）拥有或曰看到自然、生命、人类的详尽幻象，他们的诗歌由这样的幻境中自然生发出来，并且能够最为真切地展示这些景象。荷马（Homer）、莎士比亚（Shakespeare）、但丁（Dante）、蚁垤（Valmiki）、迦梨陀娑（Kalidasa），不管他们在其他方面有多大的差别，但有一点相同的，即，都具有伟大诗人的根本素养。这些伟大诗人的卓越不凡主要不是因为他们具有超强的思考能力、对激情及各类情感具有出众的想象能力或者透视能力。他们可能拥有这些能力，某个伟大的诗人在某一方面具备的能力可能比其他伟大的诗人更突出，而另外一个伟大的诗人可能在其他方面的能力更强一些。我要强调的是，所有的这些能力并非伟大的诗歌创作的力量之源，它们只不过是辅助诗歌表达的因素。培根（Bacon）的随笔中常常会蕴含着的思想会比莎士比亚所有戏剧（play）蕴含的思想都要多，但并不是一百篇思想丰富、内容艰涩的文章就能使莎士比亚成为戏剧家。因为，就像莎士比亚自己所展示的，当他试图写诗的时候，他的思辨能力和哲学家的表达方式阻碍它进行诗性的表达。莎士比亚有其他缺陷，但这些缺陷没有影响他的成就，正是由生命的内在幻景涌出的艺术形式、艺术思想、艺术形象成就了莎士比亚，使他成为无与伦比的戏剧诗人。“看到”景观”的能力是诗人不可或缺的天赋（Sight is the essential poetic gift）。我们可以说，具有原创能力的典型诗人是一个灵魂能够在自己体内谙熟地看到整个世界，看到神，看到自然，看到万

① 尹锡南.印度比较文学发展史（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11:105.

事万物的生命及其所处地。然后从灵魂的中心涌出原创性的节奏和语言形象，它们则构成了幻景的表达肌体也即诗歌本身。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伟大的诗人都在重复着这样的理想的创作模式。伟大的诗人首先是诗歌所示“事实”的先知，是其所用语言的倾听者。^①

作为世界戏剧史上著名的戏剧家莎士比亚被划入伟大诗人的行列，大概有以下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莎士比亚确实多才多艺，在诗歌方面有突出成就，学界对他的十四行诗至今都有兴趣。比如，在知网搜索篇名中有“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文章，就可搜到一百多篇论文。另一方面，戏剧的表演性与歌唱性使其与诗歌有天然的联系，所以，奥罗宾多在文中把“戏剧”与“诗歌”概念混用，还给莎士比亚送上“无与伦比的戏剧诗人”（the sovereign dramatic poet）的头衔，大有“戏剧达到莎士比亚这样的水平就完全可以归入诗歌之中”的意思。

同时，奥罗宾多提及尼采的文字也可作为正确理解奥罗宾多“诗歌”含义的必要材料。他说，在哲学的论述中，艺术性的成分只是装饰，不是他们著作的核心。一旦一位哲学家以诗歌来作为他的思想表述的内核，他就不再是一位哲学家了，而是一位目视世界真实的诗人先知。由此看来，那些否定“尼采（Nietzsche）是哲学家”的非常顽固的形而上学论者可能是对的。因为尼采不是在思考(think)，而是在看(see)。不管是模糊地看还是清晰地看，是正向地看还是扭曲地看，但无论如何，尼采是在用先知的眼睛去看，而不是在开动一位思考者的大脑去思考。^②把哲学家尼采都列入诗人行列，这是奥罗宾多的独特处理。仅此而论，“the future poetry”的“poetry”并非仅仅是一般的“poetry”了。

若从奥罗宾多对诗歌形式的直接阐发而论，可以确信无疑的是，戏剧形式就是诗歌必然要动用的表现形式。因为他说，如果我们要诗歌想象活动放弃叙述与戏剧形式，那是不太可能的。诗歌中的新精神，即使基本上是抒情的，要获得感发人心的力量，就要占有戏剧形式，尽可能地发挥它们的作用。具体如何做，我们要向叶芝(Yeats)、泰戈尔(Rabindranath)等人学习。他们在创作冲动的驱使下，虽然主观性占支配地位，出于自我表达的需要，在抒情形式之外，

① Sri Aurobindo. *The Future Poetry* (M). Pondicherry: Sri Aurobindo Ashram, 2000:32.

② Sri Aurobindo. *The Future Poetry* (M). Pondicherry: Sri Aurobindo Ashram, 2000:34.

他们还是动用了戏剧形式。我们可能会想，这不是表达他们精神情感的合适形式。他们这样做，就不能极其圆满地或者成功地达到他们的目标。但是，没有人能为富于创新精神的天才设定规则。条条大路通罗马，诗歌完全可以而且应该进行多种尝试，寻求最恰切的形式。^①字里行间已显出奥罗宾多的观点，戏剧仅仅是作为表达形式而存在，诗人只要需要，随时可以征用。我们说戏剧在奥罗宾多的诗歌概念涵盖之下，应是对奥罗宾多诗歌观的一个准确表述。

奥罗宾多的“诗歌”概念突破了我们对于诗歌的一般理解，他所言的“诗歌”其实是指以展示灵魂幻象为目的的文学作品，是不期然而至的展示灵魂幻象的文字。只有“诗歌”概念理清了，才能摸到进入《未来诗歌》的门径。

选择奥罗宾多的《未来诗歌》作为的译介与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首先，通过译介与研究《未来诗歌》，期待能引起学界对印度近代文论宝库的关注。有的学者认为奥罗宾多在诗学方面的贡献可与泰戈尔相媲美，^②所以对他的文论研究不容忽略。当前国内对东方文论的研究渐成燎原之势，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印度文论、阿拉伯文论、日本文论的研究比起以前是大为进步了。限于个人能力与精力有限，主要关注印度文论的研究。但是纵观对印度文论的研究，给人的感觉是，大家把精力主要放在了对印度古代文论的研究上，对现当代印度文论介绍不多，研究不够。有学者曾提醒过中国比较文学学界，不要犯“远视症”的毛病，意思是说不要仅仅关注西方而忽视了东方，甚至引起学术生态失衡，影响比较文学研究走向深入。^③如今我们向近处看了，关注到了邻居印度。对于印度文论，当下我们关注更多的是印度古代文论。我们不再“贵远贱近”，仅仅以西方文论为圭臬，但却有厚古薄今的倾向。对印度古代文论的介绍和研究已有不少成果。具体一点说，我们有黄宝生先生的《印度古典诗学》、曹顺庆先生主编的《东方文论选》、黄宝生先生译的《梵语诗学论著汇编》，这些是介绍翻译印度古代文论很有分量的著作。有的学者进行中印诗学比较，主要集中在印度古代文论与中国文论的比较研究上，近现代的中印诗学比较研究

① Sri Aurobindo. *The Future Poetry* (M). Pondicherry: Sri Aurobindo Ashram, 2000:32.

② 室利·奥罗宾多。(M)徐梵澄，译.周天集.上海:三联书店，1991.

③ 尹锡南.论当前比较文学研究中的“远视症”(J).思想战线,2005(1):126—129.

有待加强，比如《中国印度诗学比较》^①这样的著作。对近代印度文论的研究不太令人满意，对奥罗宾多文论方面的贡献更是关注不够。国内对他的著作到现在也没有完全引进，缺口不小，对他的研究也需要加强。国内当前的研究也多集中在他的哲学与瑜伽思想上，而对他的文论思想介绍和研究的文章暂时为数不多。在这方面理论“旱情”极其严重的时刻，引一泓“清泉”到学术界，想必会给大家带来丝丝凉意。本文通过对《未来诗歌》的译介与研究，为国内同行对奥的文论思想的进一步研究做个铺垫。

其次，实现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这个历史使命有必要借鉴印度本民族文论现代转型的经验。在西方文论的语境下努力实现中国文论的现代化转型，当下我们主要是自己摸索，对具有借鉴意义的邻居印度如何推进印度古代文论的现代化转型却了解不多，研究不够。虽说学界前辈和同仁有很强的民族本位意识、现代意识，寻求外国文论与中国传统文论的互通，互补，实现传统文论的现代化转型。但对如何转型，众说纷纭。如果多关注这种现实的可供借鉴的例子，必然事半功倍。外国古代的东西，我们要借鉴；现代的理论也应同时关注。只有这样，中国文论的重建目标才有可能更好更快地实现。通过对《未来诗歌》的译介与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弥补这些方面的不足，给中国学者提供可供借鉴的对象。印度是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他们在英语世界中如何表现，是如何处理传统文论的继承与借鉴问题，是否失去了民族特色，对这些方面的了解应该会对我们当前所做的工作有所帮助。本论文所专注的对象独特之处也确实值得关注：奥罗宾多本人早年留学英国，对英语诗歌非常熟悉，但他没被西方的诗歌理论所征服，没有季羡林先生批评中国学界的那种“贾桂思想”，他在著作中试图用具有民族特色的诗歌理论来评价西方诗歌，他心中的未来诗歌散发着浓郁的印度民族文化气息。太平洋阻隔不了我们对西方的了解，喜马拉雅山也不会成为我们与印度学者进行交流的障碍。为何我们对肩负同样使命的印度这样的好伙伴近来的所作所为不够热心？学界在重建中国文论方面是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但如果在这方面能与印度学仁进行交流，一定会使我们加速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奥罗宾多是坚持自己民族特色同时又发展本民族文学理论的突出代表。他能用英文写出保留着本民族传统文论精华又有自己创见的文

① 郁龙余：《中国印度诗学比较（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6。

论,对我们会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当然,仅仅参考奥罗宾多一人的研究还不够,更不用说仅限于他的这一本书。这方面还有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急需做大量的工作,有待大家共同努力。

再次,通过阅读一些印度文论方面的书籍,使笔者对印度文论有了系统但却很粗浅的认识。同时,对这些书籍初步阅读后发现,现在对印度文论的现代化转型方面,学界还没完全重视起来,这是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所以选择了《未来诗歌》作为评介与研究对象。

最后一点,借此冰山一角了解印度比较文学发轫期的相关状况。“近代以来,印度文明与西方不断碰撞接触的过程中,不但催生了印度民族主义意识,还促使一部分得风气之先的文化精英如泰戈尔与室利·奥罗宾多两位被视为印度比较文学先驱的大家,在东西文化大框架下进行自觉的文化比较,比较文学意识随之产生”。^①这样几行文字概括了印度比较文学发展初期的一些情况,具体情况怎么样,有待补充。本著作就是通过奥罗宾多的这本著作的研究来使这几行文字借助具体实例落到实处。

二、 国内外研究综述

国内外对奥罗宾多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依据北京大学李伟的硕士论文《奥罗宾多整体瑜伽思想评介》中的记述,国外较早开始研究奥罗宾多的学者为印度本国的两位学者希希里·古马尔·迈德尔(*Sisir Kumar Maitra*)和哈里达斯·乔杜里(*Haridas Chaudhuri*)。自1941年起,希希里·古马尔·迈德尔先后出版了《奥罗宾多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Sri Aurobindo*)、《室利·奥罗宾多的直觉概念》(*Sri Aurobindo's conception of intuition*)、《室利·奥罗宾多哲学研究》(*Studies in Sri Aurobindo's Philosophy*)等。让奥罗宾多扬名印度国内外的是乔杜里博士的研究,他的代表作包括:《整体主义的哲学:室利·奥罗宾多教义中形而上学的综合》(*The philosophy of integralism: The metaphysical synthesis in Sri Aurobindo's teaching*)、《整体瑜伽:和谐和创造性的生活观念》(*Integral Yoga: The Concept of Harmonious and Creative Living*)、《冥想的哲学》(*Philosophy of Meditation*)等。

①尹锡南.独立以来印度比较文学发展概况(J).南亚研究,2006(2):83.

朱明忠先生记述了 1970 年至 1972 年间印度国内举行的奥罗宾多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中产生的主要学术成果，大致如下：

1. 在政府资助下，奥罗宾多修道院整理出版了共计 30 卷的《奥罗宾多百年诞辰文库》。该文库包括奥罗宾多生前全部著作及在其逝世后根据其手稿整理的内容。

2. 1972 年 4 月至 7 月，四个以“奥罗宾多与印度文学”为题的同题学术讨论会在印度国内不同地方先后召开。这些会议“讨论和评价了奥罗宾多的诗歌创作和文学理论对印度各地方语文学和印度英语文学的影响，分析了现代印度文学的主要思潮和发展趋势”。^①

3. 1972 年 8 月 16 日至 20 日，题为“奥罗宾多在印度”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印度与会学者分四个专题讨论了奥罗宾多的贡献：“(1)奥罗宾多——诗人、作家和文学评论家；(2) 奥罗宾多——民族主义者、革命者和政治思想家；(3) 奥罗宾多——哲学家、神秘主义者和新社会秩序的预言家；(4) 奥罗宾多——瑜伽大师和超心思的建筑师。”^②

4. 被称为“学术活动的高峰”^③则是 1972 年 12 月 5 日至 7 日在新德里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与会的学者，除印度外，还来自于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士、罗马、罗马尼亚、巴西、日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伊朗、黎巴嫩、尼泊尔等国……各国学者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各种矛盾冲突的状况，高度评价了奥罗宾多提出的世界和平和人类统一学说的重要现实意义，论证了他的精神进化学说在实现人类统一理想方面的作用和价值。”^④

依据李伟的硕士论文提供的资料，在上世纪末，恰托巴底亚耶（D. P. Chattopadhyaya）是印度学者中研究奥罗宾多的代表人物。他在 1988 年出版的《室利·奥罗宾多和卡尔·马克思》（*Sri Aurobindo and Karl Marx*）一书中，把奥罗宾多的人类大同社会的理想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相提并论。潘迪特（M. P. Pandit）于 1983 年出版了《奥罗宾多大师——现代印度的创立

① 朱明忠著.奥罗宾多·高士（M）.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4 年：256.

② 朱明忠著.奥罗宾多·高士（M）.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4 年：257.

③ 朱明忠著.奥罗宾多·高士（M）.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4 年：257.

④ 朱明忠著.奥罗宾多·高士（M）.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4 年：257—258.

者》。

在印度国外，关于奥罗宾多的相关研究也开始较早。有关研究较多，现略举几例。乔伊·奥根（Troy Organ）在一篇书评中说，罗伯特·A·迈克德末特（Robert A. Mcdermott）于1973年出版了《本真的奥罗宾多》（*The Essential Aurobindo*）这本书，于1974年出版了《奥罗宾多主要著作导读》（*Six Pillars: Introductions to the Major works of Sri Aurobindo*），书中把奥罗宾多的作品依据“进化中的人类”，“整体瑜伽”，“走向精神世代”三个主题分为三类。奥根指出奥罗宾多从崇尚革命暴力到转向瑜伽修行是因为奥罗宾多得出了人的变革才是社会变革的根本这个结论。奥根说奥罗宾多称自己为“神秘诗人”（mystical poet）。奥根认为奥罗宾多不是以哲学家所用的分析、讨论、对话的方式写作，而是从他的瑜伽修行经验出发写作。他没有认识到佛教、耆那教、伊斯兰教在印度思想的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奥罗宾多的这种做法被其指责犯了狭隘主义的错误。奥根还指出奥罗宾多不但鄙视西方文化，也不关注这些学者对印度文化的研究。^①

史蒂芬·H·菲利普斯（Stephen H. Phillips）在一篇书评中提到，皮特·赫斯（Peter Heehs）是《室利·奥罗宾多：小小的传记》（*Sri Aurobindo: A Brief Biography*）的作者，他于1998年编辑的《奥罗宾多的主要作品》（*The Essential Writings of Aurobindo*）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篇书评中提到奥罗宾多不但是一位闻名世界的哲学家，瑜伽导师，还是诗人，批评家，是社会文化理论家。这部作品辑录的内容包括六大部分：政治、印度文化、社会理论、哲学、瑜伽、诗歌和文学理论。^②

李伟的硕士论文中提到，美国汉学家艾恺（Guy Alitto）出版了中文著作《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书中把奥罗宾多与甘地、泰戈尔、辨喜等人并称为印度近代著名的反现代化批评者。美国作家与思想家肯·威尔伯（Ken Wilber）极力推崇奥罗宾多，受其启发，试图把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神秘主义、现代主义等融合起来，建构整体意识理论。美国理论物理学家卡普拉（F·Capra）在《物理学之“道”——近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中

①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J). Vol. 26, No. 3 (Jul, 1976).

②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J). Vol. 58, No.2(May, 1999).

引用奥的整体瑜伽思想，以表明近代物理学和东方神秘主义间惊人的相似性。

徐梵澄先生为国内较早研究奥罗宾多的学者，他的主要著作多为译著和相关介绍性文章及其作品。徐先生翻译奥罗宾多的作品有：1952年译《神圣人生论》，1984年商务印刷馆出版；1953年译《薄伽梵歌论》，2003年商务印刷馆出版；1959年译《综合瑜伽论》，前三部由印度的奥罗宾多修道院出版，第四部《瑜伽论》198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1973年译《玄理参同》，即《赫那克莱妥斯》(Heraclitus)，后来收入2005年出版的《徐梵澄文集》；1991年译《周天集》，三联出版社出版；16卷本的《徐梵澄文集》于2005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综合瑜伽论》四部归并为该文集的第11、12卷，名为《瑜伽论》。1958年译出的《瑜伽论札集》和1959年译出的《瑜伽的基础》也收入此文集之中。2005年，该出版社还出版了徐先生的《瑜伽箴言》与《综合瑜伽》，前者实为徐先生的译著《综合瑜伽论》的第四部，后者即第二、三部。徐先生还著有传记式的《室利·奥罗宾多》一书，于1954年10月在香港出版。

黄心川先生1989年出版的《印度近现代哲学》，对奥罗宾多的社会政治理论和哲学思想进行了研究。巫白慧先生写过一篇《印度吠檀多主义哲学》的文章，对奥罗宾多的哲学思想有所评价。朱明忠自1979年研究奥罗宾多，1994年出版《奥罗宾多·高士》，研究奥罗宾多的成果在国内第一次以专著的形式出现。朱先生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试论奥罗宾多的社会进化观》(《哲学研究》，1983年第3期)、《奥罗宾多的‘精神进化论’哲学》(《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2期)、《精神·进化·理想——读〈神圣人生论〉》(《读书》，1985年第4期)、《奥罗宾多的学术贡献及其影响》(《南亚研究》1994年第2期)及《整体瑜伽论探微》(《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第3期)等。北京大学李伟于2008年完成了硕士论文《奥罗宾多整体瑜伽理论评介》，对奥罗宾多的整体瑜伽理论进行了梳理介绍。尹锡南2011年出版的《印度比较文学发展史》在第二章设立专节讨论奥罗宾多的学术成就。

总之，上述资料显示，对奥的研究遍布各个领域。但是从国内情况看，多翻译，少研究；研究中多综合性的，少针对专著的。目前国内研究奥罗宾多的情况可以说处在由浅水区向深水区发展的阶段。

就他的诗歌与诗歌理论研究来看，在国外，相关研究早已开始。目前笔者